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梨園外史

第五回 有酒學仙名伶機智 借花獻佛豪俠心腸

卻說程長庚演畢《昭關》之後，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大家都說，他這齣戲比從前米喜子還強。長庚自己也甚得意。過了一些時，便有翰林院侍講延煦延四爺寫信給長庚，煩演《昭關》。長庚看了信，即同管事人商量道：「別人煩戲可以駁回，唯有延四爺是駁不得的。一來四爺待我真有恩典，二來四爺也實在是個行家，難得他給我這個臉面。」趙德祿道：「不錯。四爺實在是我們這裡的事。年輕的時候也曾登台，連《探母》的公主他都演過，真不像個外行。我們班裡的老生盧勝奎是外行下海，那道行似乎還比不上延四爺。」長庚道：「盧台子也就難為他。他本在宅門裡當門稿，天分甚好，字跡也還端整，只有一件毛病，最喜歡逛窯子。後來被他主人攆啦，索性改行，一氣下海。我因他雖不是本行出身，唱的卻不壞，肚子裡也很寬綽，所以把他當個人用。只可惜他不改那好逛的舊習，恐怕塌的快。」德祿道：「我們也勸過他，無奈總是不改。」長庚道：「他是沒家眷的人，就叫他搬到我家來住。他素常倒肯受我的約束，我自然拘得住他。」德祿等幾個管事，都說：「老闆這樣待人，真正少有。」長庚同他們議定，後日演《昭關》，就派台子的東泉公。眾人答應辭去。過了兩日，長庚果重把《昭關》演唱一番。延四爺包樓請客，不在話下。

演過之後，長庚即將台子移入自己家中。先去的幾天，盧台子頗能安分，陪著長庚談談書情戲理，輕易不出大門一步。長庚不覺高興。不料過了一個月，他的老脾氣又發作了，時常托故住在外面。長庚惱了，著實訓飭一番。台子口雖答應，心裡如何拋撇得下？不過少去幾趟龍吟。有一天清早，盧台子躺在炕上，手拿著一本《肉蒲團》小說，正在揣摩未央生的故事，看得出神。忽聽腳步聲響，只見長庚走了進來，叫聲「台子」。盧台子大吃一驚，忙把半個身子同兩隻手掩住了書。長庚問道：「台子，你看的什麼書？」台子臉上漲得緋紅，一時答不出，隨口說道：「家譜家譜。」長庚笑道：「你們盧姓的家譜，向來沒有見過，我倒要瞧瞧。」台子越發著急，連說：「瞧不得！瞧不得！上面是我們盧家現眼的事。頭一代就是忘八強盜的那個盧俊義家裡的笑話。」長庚道：「你原來是梁山泊天罡星的後人。你不要笑他是忘八強盜，須曉得他是個不貪女色的好漢，所以才能在江湖上留個名兒姓兒。我看你正在年輕的時候，你怎麼不要強？！我累次的好話，你不肯聽。你這書大約不是家譜，想必是什麼《燈草和尚》一路的混帳淫詞。你不用遮掩，只與我拿來燒掉，我便不惱。」台子沒奈何，只得當著長庚，把幾本淫書燒了。長庚方才歡喜。

從此，長庚只在台子身上留心，看他外面雖裝老成，內裡卻實信不得，十分有氣，忽然轉念道：是我錯了，這樣事豈是空話禁得住的！我不免替他如此如此辦理，自然他就收心了。長庚這裡替台子打算；不想，另有人也在那裡替長庚打算。

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延四爺。這日長庚在戲園裡唱完了戲，將將回來，見個管家打扮的人走將來。長庚認得是延四爺的親隨，連忙施禮讓茶。那人道：「我們四爺找老闆，有要緊話說。我不喝茶了，請老闆快去！」說著走了。長庚換了件整齊衣服，隨即上車，往狼家衚衕延宅而來。

不一時，到了，跳下車，走入門房，向看門僕人恭恭敬敬道：「程長庚來聽四爺訓示，求二爺代稟。」那僕人進去，片刻出來，道聲「請」，長庚低頭垂手，跟著他走進書房，見延四爺一人在那裡坐著。長庚慌向前請安，延四爺也欠身讓坐。長庚執意不肯，道：「四爺天上星宿，優人怎敢對坐，還是站著說話的是。」延四爺笑道：「我向來不論這些，玉山何必拘泥！」長庚道：「現在梨園規矩日壞，一個個都忘了自己是個什麼人。優人蒙他們不棄，推做一班之主，不敢不自己守些道理，給他們個樣子。就是四爺，也是萬民瞻仰的人，也要自家尊貴些，不要慣壞了他們。當年文中堂作軍機的時候，只為待戲子太寬了，被毛都老爺參過。四爺難道不記得嗎？」延四爺歎道：「玉山每次來，總同我們客氣。誰知你胸中竟有這種見識，我倒不敢妄自尊大了。」長庚道：「四爺有何指示，請即吩咐。」延四爺道：「我找你也無他事，只因前天我偶然想起，你今年已經四十多歲了，尚未娶妻生子。論理呢，你很該娶一房家眷，只是我們官中人哪裡替你去物色門戶相對的女子！我想來想去，沒有別的法子，只得替你買一個丫頭，你可領了回去。」長庚道：「四爺恩典，優人是感激的，只是萬萬不能遵命。一，優人是個道士，早已斷了女色；二，老夫少婦，家裡萬不能安靜，怕鬧笑話。四爺這番好意，優人只好心領。」延四爺微笑道：「玉山，你不必這樣固執。我人已買了，你的話我倒得駁你一駁。你說你是道士，我知你是正乙法門，連正乙真人都有夫人公子，輩輩世襲，不像那些丘祖的龍門派，定要屏絕婦女。至於笑話不笑話，那看本人的處置。你這樣一個人，難道還拿不住一個女子！你莫若領回去，若是好，你就收房；不好，你可以當作婢女使用。何必推托！」長庚聽了這番言語，再要拒絕似乎不近人情，只得答應道：「四爺恩典到十分，優人怎敢不識抬舉，只是萬無今天領走的道理。過幾日，優人自己來接吧！」延四爺點頭准了。

長庚回到家下，跟包的上來說：「早起上街，碰見餘老闆家裡的老王，他說餘老闆抱了個孩子，半天要請客。老闆似該去賀他一賀。」長庚道：「知道了。」跟包的正要退出，長庚叫住，問道：「盧先生這幾天逛不逛？」跟包的道：「他近來不大在外面住夜，整日整夜的瞧書，好很多咧。昨兒我問他瞧什麼書，他說他原來的幾部壞書吃老闆燒了，這是新買的什麼老實人坐蒲團，出家修行，還是一部好書呢！」長庚微笑不語。

次日，延四爺差僕人來訂日期，催長庚接人。長庚道：「四爺格外恩典，我自感激；不知四爺賞的是怎樣一位姑娘？」僕人道：「這話甚長，我說不清楚。還是叫說書的說來，大家聽吧！」說書的無可推辭，只得替他細表一番。

原來延四爺一日看戲，回到家中，叫小使立刻去找媒婆子來。他也不到上房，就往外書房裡等候。不多一刻，媒婆子沈大腳來了，見了延四爺，笑容滿面，請了個雙腿安。叫他坐下，他又福了一福，才側身坐下。延四爺道：「我有一個朋友，住在南城外，年紀不過四十來歲，並無家眷。現在要娶一房姨奶奶，你給我留心。不拘是小家的姑娘，大家的婢女，總得要沒有壞過的；還要好脾氣，好模樣。若有這樣合適的人，你領來我瞧，再議身價。」沈大腳道：「我有一個街坊，還是上月搬來的。他家本來是很有錢的，只為去年鬧了科場案子，傾家蕩產，兒子死在監裡。今月三月，老頭子又死咧。現在他家只有一位老太太，帶著一個丫頭，一同過活。境況艱難得很，他想把丫頭賣給人家。托過我好幾次咧。講到這個丫頭，今年不過十八歲，極其規矩，我從沒聽她說過半句玩笑話，並且長得十二分人材。模樣也好，性情也好，簡直象大家姑娘似的。四大人不信，我明天可以領她來，給您瞧瞧。」延四爺帶笑說道：「你們媒婆子的嘴，向來有名的，叫作甜蜜嘴。說得好聽，就怕靠不住。」沈大腳道：「我就不是這等人。黃侍郎娶姨奶奶，陳中堂娶姨奶奶，全是我作的媒。逢年逢節我進去磕頭，一賞就是兩個元寶，壓得我手腕子酸痛了好幾天。他們看得起我，只因為我是老實人，向來不會說謊。況且四大人是玻璃人兒似的，心裡何等透亮，我媒婆子哪裡瞞得過呢！」延四爺道：「不用提了，我說的原是玩話。明天你一準領那個人來，讓我瞧瞧。」沈大腳答應走了。

一天無事，次日清早，延四爺起來，有幾個門生來拜會。延四爺同他們談了半晌，那門生中有幾位好講理學的，說了些周程張朱，並那《大學衍義》裡的話。延四爺只好把那些不相干的腐論敷衍了過去。眾人告退，延四爺送到屏門，便不送了。回到書房，只見一個素日得用的小使，上來回道：「沈媒婆子來了。」延四爺吩咐喚進，只見沈大腳的後面跟著一個女子，身材嫵娜，好似風擺楊柳；走近一瞧，她眉蹙春山，目含秋水，雖非絕色，卻有幾分楚楚可憐的樣子。穿一件半舊的湖色羅衫，外套一件青紗坎肩兒，係著一條鸚哥綠的汗巾，雪青紡綢中衣，下面是一雙四瓣品月鑲心鞋，越顯得乾淨俏麗。沈大腳叫她給四爺叩頭。延四爺倒還中意，便道：「她叫什麼名兒？」沈大腳道：「她叫小翠。」延四爺問她要多少身價？沈大腳道：「她是人家的使女。他主人光景很艱難，定要三百兩銀子。」延四爺嫌太貴了，磋商了半天，才落到二百兩。寫過賣身契，延四爺叫領入上房。沈大腳道：「這我可不取！上次給穆中堂的姪少爺弄人，不料姪少奶奶扭住我，接連幾個嘴巴，打得劈拍劈拍的響，嘴裡還嚷道：『你這賊婆好大膽，竟敢替這老兔崽子買小老婆！』說著索性把我按倒，痛打了一頓，才帶了幾個丫頭回房去了。把我的衣服也扯爛咧，馬尾冠也打歪咧，花兒落在地上，踏得稀爛。可憐我這兩隻尺二金蓮，原來卻跑不動，那時候更是寸步難行。我作了十多年的媒婆子，從沒

受過人家半句罵。那番挨了這頓打，真正倒霉。四大人，不是我說笑話，你們四太太性子也不好。你不要連累我再挨打。」延四爺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們四太太幾時打過人！況且這人兒不是我收用，是要轉送朋友的。你不許胡談！」沈大腳笑著，領了小翠進去了。須臾出來，笑道：「四大人真好家風，四太太果然不打我，還賞錢呢！」說著去了。

延四爺十分得意，次日即把長庚喚來，對他說了。第三日，又差僕人催促接人

當下長庚問明小翠的來歷，知道是個閨女，正撞在自己心坎上，恰好去作那件事，即訂了五月初二日。僕人自去回復延四爺。

長庚這裡，又接了安徽族人寄來的節禮。長庚歎口氣道：「我這些本家，因我唱戲都瞧我不起；如今見我發財，又送起禮來，卻也好笑。」

光陰似箭，不覺已是五月初二。延四爺把這件事辦得清清楚楚，除去身價外，又用了些銀子買了衣服首飾，及新房裡的擺設盆景等物，等不及長庚來接，就派了幾個得力家人，送小翠到長庚寓所裡去。長庚與延宅家人見面，應酬了幾句，便往戲園去了。這些家人將新房收拾妥當，然後回去。到了上燈時候，延四爺又差了家人王祿，拿了幾件禮物來賀喜。王祿進去，走到上房外面望了望，只見燭影搖紅，爐香暈碧，妝台繡榻，安排得十分整齊。洞房裡靜悄悄的，只有小翠一個人，打扮得珠圍翠繞，在那裡面壁而坐。王祿退到客堂問道：「大老闆怎麼不見？」跟包道：「大老闆早上館子去了。聽見門房裡人說，晚上餘三勝餘老闆那裡還有飯局，怕一時不得回來。」王祿只得將禮物放下，回宅覆命不提。

卻說這小翠，本是平齡家婢女，原有幾分姿色。平齡未死的時節，他心裡眼裡自然只有他少主人一個。後來得著凶信，背地裡不知灑了多少的傷心眼淚。這次聽沈大腳說，娶他的人年紀四十來歲，沒有正妻，也沒有兒女，心裡早有幾分願意。並且延四爺替他置了許多的衣裳首飾，洞房裡面擺設得整齊齊齊，又添了幾分高興。只是那人左等也不來，右等也不來，剪了好幾次燭花，照了好幾回鏡子，由不得傷心起來，撲簌簌的掉下幾點眼淚。好容易等到三更光景，聽得門房裡一片聲嚷「大老闆回來了」，慢慢的站起身來，只見兩個下人模樣，攙扶了一個人走入洞房。下人說道：「新姨奶奶，這就是我家的大老闆。」小翠上前福了一福，那人似睬不睬的，點了點頭，揮手叫下人出去，躺在湘妃榻上，就呼呼的睡著了。小翠關上房門，仔細一瞧，只見那人雖不是美貌郎君，卻也面目威武，鼻正口方，說他四十歲，也還不見老蒼，只看三十光景。皮膚也到甚黑，多吃了酒，兩頰露出緋紅顏色，倒象畫兒上的關老爺。身上穿一件藍紡綢大褂兒，外罩著直隸紗的馬褂，派頭甚是大方。心想，我是個丫頭，得配此人不算委屈。只是那人爛醉如泥，鼾聲大作，想要喚醒他，又不好意思，只在湘妃榻的旁邊來回走了十幾次，心頭象小鹿似的跳個不住。最後一想，還是等他自己醒來，也就鉤起羅帳，斜倚妝台，一手托腮，坐在炕上打盹兒。

街上打了四更，長庚一覺醒來，抬開倦眼，覺得房子裡面花團錦簇的不像自己家裡。趕緊坐起來，向四圍瞧了，一遍，只見炕上坐了個年輕女子，雲鬢貼翠，杏眼含情，向著他微微的笑。長庚詫異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小翠撲哧一笑道：「怎麼說？你自己的地方都不認得嗎？」長庚正色道：「你是哪裡來的？」小翠道：「我是延四大人送我來的。」長庚想了一想，不覺哈哈大笑，這才明白過來。一瞧那對龍鳳花燭，點剩不過三寸光景，索性閉了雙眼，盤膝而坐。小翠道：「程爺，人都稱你大老闆，你是在票號裡發財嗎？」長庚道：「不是，我是唱戲的。」小翠聽了，倒吸一口涼氣，既而想到《紅樓夢》上花襲人也嫁蔣玉菡的，我就認了命吧！這才慢慢的抬起身來，走到長庚面前，低聲說道：「天色不早咧，請安眠吧！」長庚道：「你睡你的，我是睡夠了。」小翠抵著嘴笑道：「你不睡，我如何敢睡呢？」長庚道：「定要我睡了你才敢睡嗎？」小翠道：「是的。」長庚道：「這又何難！」說罷，掀起了湘妃榻上一條薄被，翻身躺倒，仍舊和衣而臥。不多一會工夫，又呼呼的睡著了。小翠目瞪口呆，出了一會神，沒奈何回到炕上。直到蠟燭成灰，她的淚也哭乾，也就慢慢的睡著了。

次日，天色黎明，長庚起來，開了房門，直到廂房裡，叫醒了盧台子，說了幾句切實的話。回到客堂，盥洗畢，吩咐跟包的道：「今天五月初三是忌辰，又是靠箱會，館裡不唱戲，大概來道喜的人必多。你到飯莊上去，多定幾桌酒席。」跟包的答應去了。又派幾個手下人安排了個喜堂，然後到韓家潭大下處去敬神。回來，不到一袋煙的工夫，果然湖北幫的餘三勝、姚四、譚叫天，並那個夏大發，安徽同鄉的陳鳳林、黃聯桂、王長貴，還有方松齡、張二奎、羅巧福、劉趕三，並春台老闆胡喜祿、龔翠蘭、沈小慶及三慶班各執事人，梨園行中陸陸續續來的不少。過了一會，又來了陳鳳林、餘三勝、姚四、譚叫天四家的內眷，全到上房去陪伴新人。又過了一會，城裡的延四爺又派家人來賀喜。還有許多街坊也都走來。長庚笑臉相迎，一一周旋，接了這位又接那位，忙得轉燈兒一般，恨不能有分身的法術。客人來了四五十位，還有跟隨的車夫，跟包的，丫環，僕婦，小么兒，馬夫，把一所四合房子，黑壓壓的差不多擠滿了。

盧台子又是賬房，又是知客，又要辦理雜務，忙得發昏章第十一。喜堂裡面，掛著十二盞的霞影紗燈，桌圍椅披一律是平金繡花大紅緞子。上面供著和合二神仙的立軸，一對仙鶴式的古銅蠟台，上面插著龍鳳呈祥的長燭，中間擺著一個宣德爐，爐內■(ruo，本義燒)著檀香。大紅地毯上擺著四盆石榴樹，取「榴開百子」的意思。桌子上面，各家送的錦盒，滿擺著鸞釵鳳珥、宮粉胭脂。滴水簷前，掛著雙幅紅綢，還結了好幾個五色綢的彩球。餘三勝悄悄的對陳鳳林道：「這個場面，竟象是個大婚呢！」鳳林點頭稱是。說話間，早有延宅家丁悄悄對長庚道：「這女人賣契，我們四爺昨日忘了，老闆怎麼也不說要？」遂從身邊取出那張賣身文契，暗地交付。只見盧台子來說「酒席擺齊了」，長庚忙請眾人入席。喜堂上擺了兩席，上首一桌坐的是外來的賓客，下首一席是張二奎、餘三勝等。其餘都在別間屋裡。真是筵開玳瑁，褥設芙蓉。長庚同盧台子輪流敬酒。

酒過三巡，長庚站在喜堂中間，說道：「我有一句話，不知眾位可能俯允？」眾人一齊站起，忙問何事，長庚道：「昨天蒙延四爺恩典，賞我一位姑娘。我是十分感激。但是我生平有一個怪脾氣，就是不願意納妾。」說到此，大家愕然，有幾位就想發言。餘三勝道：「不忙，且聽他說下去。」長庚又說道：「因為這個緣故，我在餘老闆家中故意吃得酩酊大醉，回家以後，就在湘妃榻上和衣睡了一夜。中間雖曾和新人講過幾句話，卻沒有半句輕薄的言語。倘有一字不真，神明殛之。」說到這句，板起面孔，露出一臉的正氣。大家看他，好像演關公秉燭的一般，不覺肅然起敬。他頓了一頓，接著說道：「那麼，這位新人作何安置呢？我想憐他人之慨，把這位新人配給盧台子，一夫一妻各得其所。況且延四爺也極喜歡台子，諒不至問我這專擅之罪。」餘三勝拍掌道：「這是老弟的義舉，我等無不樂從！」眾人也隨聲道好，真是一唱百和。延宅家人也沒有別的話說。

這個消息傳到上房，眾女客給小翠道喜。小翠心中歡喜，眉梢上平添了幾分春色。

酒席散後整備結婚。盧台子居然靴帽袍套，小翠也是披風紅裙，由四位女客伴上堂來。長庚道：「今日是個忌辰，不便奏樂，就請哪一位贊禮吧！」劉趕三道：「我來！」有一個人說道：「劉老闆嗓子清脆，贊禮最好。」小翠輕輕問道：「這是誰？」陳鳳林的媳婦道：「是劉趕三。」小翠頓時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大聲說道：「我家少主人這條性命，就送到劉老闆手裡的。這個，不敢相煩！」眾人方知這位新娘原是平齡家裡的人。方松齡向趕三兒也著實瞪了兩眼。趕三兒自覺無趣，一溜煙的跑啦。姚四想起孟都老爺打他的那宗情形，由不得暗笑，私對餘三勝道：「看到此處，真叫人不忍結仇。」三勝點頭，長庚見無人贊禮，便道：「還是我來吧！」眾人齊聲說好。

當日婚禮告成之後，盧台子同小翠向長庚磕了四個頭，其餘諸人都向新夫婦賀喜，各行了個平等相見的禮。洞房移在廂房裡面，一切首飾匣子，衣箱，以及新房裡的陳設品，凡是延四爺送的，長庚悉數轉贈與盧台子。長庚又叫台子替自己寫柬，交與延宅家丁去稟復延四爺，又對台子道：「從此你算有了家了，再不許出去胡鬧。」台子唯唯答應。

眾人因為長庚這件事做得痛快，晚間人席歡呼暢飲。正在興高采烈之際，忽地闖進兩個公差，把唱武生的沈小慶一手揪住，用一條鐵練套在頸子上，扯了就走。